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 崔湧 面对生死 良医现本色

那双在最后时刻渴求生命的眼神，无声、无息，却总会瞬间击痛他的内心……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崔湧，和很多医生一样，大部分时间都给予了临床和科研。多年来，他在肿瘤影像诊断领域颇有成就。只是，每次想到那位曾经陪伴过三年的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离世前的眼神，崔湧内心深处的遗憾只能用长长的沉默来掩饰。

“你看看，你的磁共振扩散成像能不能帮我们尽快监测出药效，并确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2010年，一位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主治大夫把生死攸关的问题摆到了崔湧面前。主治医之所以向崔湧求助，是因为崔湧的研究方向对这位患者而言，有可能是最好的影像诊断手段。

这位来自长江畔的阳光大

与死神赛跑

崔湧一直埋头研究的磁共振扩散成像技术，利用磁共振的技术优势，直接测量人体组织的水分子运动速度，是目前唯一一种无创测量方法。他曾利用这种技术观察胃肠癌肝转移病灶的治疗效果，不仅诊断准确，而且诊断效率大大提高，这意味着肿瘤患者在与死亡赛跑中获得了抢跑的机会。“更有价值的是，它的使用成本相比于PET-CT更经济，对于张浩这样的家庭，尤其实用。”崔湧深深吸了口气，说道。

坚定决心 帮助更多的“张浩”

只是，那样渴求生命的眼神，至今仍时时萦绕在崔湧的心头，不安与忐忑如同当初每次给张浩做检查时的心情——“这次结果会怎样？”、“如果好转就可以如实相告了。”、“但症状恶化了，我又开始纠结，为什么恶化？还能存活多久？怎么对张浩说？”

越到后期，崔湧的内心越纠结，“基本上已经不是为了临床科研的角度来收集各阶段数据了，而是作

为朋友，希望他能一直好转起来。”这份源于天性的纯良底色，面对患者的生死而无法选择的无奈，可能也是每一位医生难以回避的难题。这也更坚定了他为之奋斗的决心——在不久的将来，他也许会完成一份神经内分泌肿瘤影像医学的研究成果报告，会帮助到更多类似张浩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花季女孩儿，因为早期及时发现就诊，幸运地逃脱了死神的追赶……”崔湧微笑着说。

(医师报记者 宗俊琳)



不為
便為
良
相醫
克奉清廉
己公正洁
仁慈精懷
德愛誠懷
吳英愷
吳階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虞巍 粘合助推 感染每一位同事



问不倒的虞博士

“这是什么肿瘤、怎么认识这个肿瘤、如何进行手术……”作为年轻大夫，虞巍虽然经验不深，但擅于引经据典——经典的、前沿的，向同事进行一通理论陈述之后，不忘给出自己的思考结果。“活图书馆”的称号，就是这么一个病例一个病例积累出来的。

“确实是虞巍给出的建议最佳！”有一次，虞巍跟着科室老前辈何志嵩一起查房，碰到一个前列腺低度恶性肿瘤的年轻患者。关于该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一起查房的大夫们一时无从定论。何志嵩带着大家做了一个临床讨论，依据低度恶性、局部复发的检查结果，虞巍给出了手术从局部到复杂的治疗方案，后经主治医生查阅资料，惊叹虞巍的精准。“问不倒的虞博士”，也是这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探索出来的。

其实，科室的前辈们做科研做项目，都喜欢找虞巍参与。“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宁愿不睡觉不吃饭，也愿意帮他们干活儿！哈哈！”虞巍爽朗地笑言，“而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和同事们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一起想办法，一起设计，一起进步。”

粘合助推科研临床

平日，言语不多、略显内向的虞巍，一旦发现了新的临床工作、新的术式、新的技术、新的治疗思路、新的疾病、新的研究方向，就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不仅可以不吃不喝不睡地一头扎进研究里，而且善于沟通，极富热情地感染着身边的同事们一起钻研探讨。

虞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泌尿系统肿瘤的发病机制和生物标记物，以及前列腺疾病的发病机制。同时，他在泌尿系统结石、男科学、肾移植、尿动力学等领域亦

“他是我们科‘问不倒的虞博士’！”

“还是我们科‘活’的图书馆！”

面对科室同行七嘴八舌给予自己的这些“高度评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年轻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虞巍仰面想了想，乐呵呵地说道，“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咱们泌尿科的一个‘粘合剂’或‘助推器’！”

有所研究，涉及面相当广泛。

他时常颠覆出一些开拓性的治疗意见——比如，一直有争议的前列腺癌化疗的定位问题，虞巍结合相关的各个研究的优点，总结出最佳的进入位置，在前辈何志嵩、宋毅等大夫们的支持下，最终推动了这个问题在临床上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带动了该领域研究在国内的领先步伐……

临床常规工作之外，虞巍研读文献、思考经典、把握前沿脉动、综合平衡各方研究观点、尝试统一争议。他似乎更擅长在临床研究中将一些没有形成定论的未知问题从各个角度分析现有的各家理论的优缺点，从逻辑中寻找出可能更合理的观点，一点点推进研究进程、试图达成共识。而这更是虞巍口中“粘合剂”和“助推器”的核心所在。

(医师报记者 宗俊琳)